

維·拉齊斯 著

周 朴 之 譯

狂風暴雨

第 一 部

狂 风 暴 雨

〔苏〕維·拉齐斯著

周 朴 之 譯

第 一 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В. ЛАЦИС

БУРЯ часть 1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 年版本译出

狂 风 暴 雨

第 一 部

原 作 者 [苏] 维·拉 齐 斯

翻 译 者 周 朴 之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7 7/16 字数：382,000

1962 年 5 月第 1 版

196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2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979

定价：(八) 1.65 元

內 容 提 要

《狂風暴雨》是蘇聯名作家拉齊斯的著名的長篇小說。它描述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八年間拉脫維亞歷史上的一个重大時期，在这个時期內，拉脫維亞共產黨領導了拉脫維亞人民在鬥爭和建設方面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巨大勝利。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描述拉脫維亞共產黨進行地下活動，推翻烏里曼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一直寫到德寇進攻，占領里加；第二部描述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拉脫維亞共產黨在國內進行地下活動和游擊戰爭，在蘇聯後方組織拉脫維亞師團，消滅法西斯侵略者，光復祖國；第三部描述戰後恢復生產，建立集體農莊，一直寫到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全書貫穿了階級鬥爭的紅綫，揭示反動勢力必定滅亡、革命力量必定勝利的真理。

本書曾獲得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二等獎。

目 次

第一卷 1

第二卷 255

第一卷

第一章

1

从里加开往滨海区的火车挤满了人。卡尔·茹布尔一路上只得站着。过了朴利耶代涅站，一个坐位空了出来，可是两旁恰恰坐着两个神态傲慢的乘客，他们特别关心自己的衣着。一个时时刻刻整理着灰色裤子上的褶痕，那褶痕熨得毕挺，犹如磨得非常锋利的刀刃；另一个老是摸弄着打得齐齐整整的条纹领带，轻轻握住侧放在膝盖上的一顶硬草帽，特地叫大家瞧得见白缎子上的商标。茹布尔看了一眼，商标上是杰克·阿罗史密斯——纽约。“大概他是个海员，也许是个跑街，或者就是个花花公子，夸耀着走私货帽子。”于是他不禁想起自己在阿陶加信托公司里的一个同事——矮胖子崩特。那家伙的上衣或大衣的口袋里，总是露出几份英文报纸或法文报纸，虽然崩特对英文和法文一窍不通。这也是一种潇洒的风度呀。茹布尔笑了笑。就拿他本人来说吧：这些乘客跟他有什么相干！一些陌陌生生的人，跟他毫无关系，到晚上他就将忘掉他们，可是当他们中间有人整理着裤子褶痕的时候，他也不由自主地瞧瞧自己的膝盖，从旁边那个乘客身边移开一点。弄皱可不行——他的体面行头就在这套嘿嘤西服上！

他又微微一笑，这一回却是忧郁痛苦的微笑——失意者的

微笑。是啊，他没有特殊理由可以欢欣或自傲。已经度过了三十二个年头，可是说实在的，他算是个什么呢？既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希望在国家机关或市政机关里占一个职位——他只是无数失业者中的一个。往后，没有工龄，也没有因多年劳绩而领取养老金的希望。哼，你受了中等教育，好容易花两年时间念完大学里经济系一年级课程，却落入失业知识分子队伍，直到后来才有个叫阿陶加的，花五十拉特月薪雇你在他的经纪人字号里办事。

这家字号却大言不惭自称为“信托公司”；每星期六，有时也在星期三、四，《最后消息报》和《自由土地报》^①上刊登出广告，说在这家信托公司的协助下可以在里加的任何地区租到阳光充足的好房子。阿陶加每个季节总在奥尔科夫那儿添置新衣服。他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参加新闻界舞会，第二天各报登载照片，这个活动家在照片上挤身于工商业巨头中间，有时候他的脑袋甚至从大卞亚敏^②或烏里曼尼斯的肩膀后面探出来。这样一来，扬扬得意的心情，使阿陶加的胖鼓鼓的腮帮子发出了好几天的红光。他福星高照，享受着人世的快乐。他在市中心区有幢五层楼房屋，在津塔利有座别墅，有辆七个坐位的别克牌汽车，有几有女，有个患糖尿病的妻子……嗯，还有一个纖巧的淡黄发女人，他常偷偷摸摸去幽会的。

小型周刊《幕后》的老板土品，在諷刺小品中露骨地描述某著名信托公司老板阿先生偷香窃玉的艳事。于是阿陶加就翻电话簿查他的电话号码，拿起了听筒。花了那么两百拉特，交道就

① 《最后消息报》，《自由土地报》，里加的资产阶级报纸。原注。

② 大卞亚敏，里加的一个大出版家，百万富翁。原注。

打妥了。

可是茹布尔得滿街奔跑，找寻張貼在玻璃窗上的召租条，打听扫院子的和管房屋的。他仔細摸清楚所有的簡陋房屋，那种地方常換房客，一年四季不見阳光，房租高，还要房客自己掏腰包大修理。碰上运气好，他除了月薪还能拿到二、三十拉特，买件新衬衫，买条領带，买半打手帕和一張戏票。但是，找寻空房子或劝說某个古怪人相信阴暗潮湿的房間也有它的好处（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这难道用得着預先念完中学和研究經济学嗎？干这种事情，只要厚厚臉皮、能說会道就行了。过去和現在，信托公司里最会钻营的經紀人向来总是崩特，就是那个口袋里放外国报纸的家伙，虽說他胸无点墨，发薪单上签名就象描花一样。一点也沒有可取的地方……

說句实在話，茹布尔并不羡慕阿陶加享有别克牌汽車，参加新聞界舞会，还有跟「幕后」周刊老板的微妙关系。这并不是說去世的父亲培养成他怀着中庸的生活理想，虽說在鋸木厂一直干到老死的老茹布尔从儿子幼年起就教导他生活應該知足。在大机关中有个牢靠的职位（那种地方的職員打領带、提皮包），有养老金，一个人也就不再用有什么奢望了。

“当你能够完全独立自主的时候，那就可以娶媳妇啦。可是不能碰上一个就算数，先要了解了解，打听打听，她有什么家財。討个穷光蛋姑娘，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可是日后你就得供养她吃穿一辈子。要是娶上个独养女儿，她父亲在乡下有雄厚的家业，那就可以积攒些錢，防防困难的日子……爱情！难道嫁妆会妨碍爱情？难道沒有嫁妆的姻緣更美滿？哪本书里这样写的？”

老头儿长眠在馬丁諾夫墓地上老婆坟墓的右边，已經第六

个年头啦。看来，父亲对儿子的教訓沒有好处——他至今還找不到固定工作，至今尚未遇到一位陪嫁丰富的千金小姐。生活也沒有为他安排好幸运的机緣，使他能够踏上康庄大道。

車廂里悶熱得很，一股汗臭味兒。七月的阳光照着割掉了草的草地和地上晒干了的干草。一匹灰色馬揮動尾巴，赶走着糾擾不已的小蚊子，把肋部在小白樺樹干上擦着痒。小白樺樹搖晃着，葱郁的樹梢抖動着，小树似乎在竭力躲开这个討厭的客人。

两个年紀輕輕的学生吃着巧克力糖，偷偷地打量着那些年輕女人。

“上星期天可真够噲的，”一个学生性急地讲述着。“我洗了三回澡。有一回浪头朝我打过来，滿嘴灌了水……啊呀呀，咸得真厉害……”

“不能这样，来芒，”一个瘦削的中年妇人厉声說道，阻止一个三岁光景的小孩伸手去抓邻座老头儿的紅耳朵。“不能这样，老伯伯要冒火的。”

小孩儿笑着，仍旧伸手去抓那只大得异常的紅耳朵。紅耳朵老头儿用报纸遮住臉，正在打瞌睡。

車廂里的人形形色色。有的垂头丧气，有的兴高采烈，有的沉默寡言，有的絮絮叨叨。茹布尔什么人也不認識。在这么些人中間，他感到又寂寞又无聊。他們的举动，他們的談話，都触动不了他，引不起他的好奇心。“不过，他們却都在想望些什么，追求些什么。他們今天离家出門，乘在这节車廂里，就是抱着某种希望，有着某种必要。他們每一个人都有今天的盘算。他們哪点比我差？……”茹布尔想。

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里的一个星期天。这种日子，許多里

加人到濱海区去。茹布尔也到濱海区去。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干点儿什么，——不管这他需要不需要，不管这有没有好处。然而，要是他不能在生活中立足，甚至不知道往后的命运怎么样，那他哪能理解这一层。

茹布尔不理解这一层。他只是活着，混日子。

2

茹布尔在津塔利下了火车，径直走向海滨浴场。没一会儿工夫，他就感到浆硬的衣领子和黑皮鞋蹩扭得很。沙滩被太阳晒得发烫，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暑热。来陣輕輕的微风也好啊！松树矗立着，树枝儿一动也不动。海湾里的水象凝結了似的，甚至在最远的浅滩那边，也可以一眼看到水底。

茹布尔一下子就冒汗了。他学别人的样，脱下了上衣，慢吞吞地朝着梅奥利那边走去。要在沙滩上躺着晒日光浴的人和一堆堆衣服中间绕道走，这可并不那么简单。鲜艳夺目的游泳衣，五光十色的睡衣，棕褐皮肤、黄皮肤、红皮肤和还没晒黑的白净皮肤的人体，惹得他眼花撩乱。瘦个儿和胖个儿并排躺着，体格强壮的青年人走在皮肉松弛的老年人中间。海滨沙滩上，孩子们玩得真起劲，挖小沟，筑城堡，盖宫殿。

象茹布尔那样的那些单身者，在海滨浴场上来回逛荡，不知待在哪儿合适。有家眷的在沙滩上随便哪个地方歇下来；有的晒太阳，晒一会儿背，晒一会儿胸，有的从瓶子里喝着热烘烘的柠檬汽水，把嘴里咀嚼的面包片送下肚去，或者用手帕盖在头上挡阳光，看着报纸和画报。另外一些人，热得懒洋洋的，就睡眼惺忪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人脱去了衣服，就往往难以辨清他们的身份。一个裁缝帮手，要是仪态洒脱，完全可能被当作大商人；而一个苗条健美的模特儿女郎，比那工厂老板的女儿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不知怎的，爸爸的家私在这方面帮不了女儿的忙。

冰淇淋和汽水的生意好极了。卖气球的牵着一串串在头顶上飘动的红红绿绿的气球，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似乎要更加显示出海滨浴场上五色缤纷的景色。从工人居住区来的小伙子们（从黑上衣和印花布衬衫上就可以认出他们），三三两两地闲荡着。这群活泼机灵的小伙子没遮拦地高声交谈，说刻薄话，不放过一个。他们跟他们看中的姑娘调情，跟陌生人搭讪。警察出现在眼前，他们才稍微安静下来。

一群穿白网球衫、戴太阳眼镜的男人，大模大样地朝茹布尔迎面走过来。他们脸上都露出一副同样的神气：他们好象嗅着空气也觉得讨厌，目光扫过人群的头上。他们怀着一种自高自大的优越感，不理睬任何人。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要来就来的这种想法是难以容忍的。

是的，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海滨浴场上休息。这儿有工人，他们干了一个星期的笨重活儿，跑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也有大老板和投机商，他们巴望在海水中和烈日下减去那么两公斤脂肪。这儿有带着女儿来招寻乘龙快婿的母亲，也有爱好猎奇冒险的人物；有携带望远镜的悠闲无聊家伙，他们喜爱用望远镜从沙滩后面望着海滨洗澡的妇女；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哪怕一星期一次也总想叫人认不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有个店员蓄着克拉克·盖博尔①式小胡髭，俨然象个风流小生，得意扬扬地向女人

① 克拉克·盖博尔，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译者注。

挤眉弄眼。狐步夜总会的女郎冒充电影明星。而大学生会^①會員的彩色小帽老远就在严厉警告：“給未来的墨索里尼让路！我們唾弃你們，賤民！”

茹布尔覺得，他左脚的皮鞋开始有些挤脚。他在沙灘上找到一个僻靜地方，脫下了皮鞋。“我干啥要到这儿来呢？”倒并不是这种喧鬧和拥挤攪扰了他。相反，他在这儿感到更孤独。周圍的人自顾自，他也是自顾自。“我們大家全这样：你用胳膊肘就可以碰到身旁的人，可是你却又离开他远远的，好象木星远离地球那样。但是，我們之間大概有某种共同的地方，即使有时候我們并不意識到这一点。要是发生了什么事，要是生活本身使我們互相亲近，使我們参加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那就能意識到了！但是这难道会每天发生嗎？……”

茹布尔懶洋洋地想，他不妨洗一个澡，好在随身带着游泳褲。只不过誰来照管衣服呢？报上每天刊登海濱偷窃的新聞。那时候，你就只得穿着条游泳褲回城。不，犯不着冒这样的險。

待在烈日之下，头痛得厉害。水面上的閃光，耀得眼睛也倦了。茹布尔伸直身子躺在沙灘上，閉上了眼睛。他越来越覺得一陣强烈的难受的空虛感覺。空虛包圍着他，并且钻进他的心灵。多么枯寂无聊的渺小生活！仿佛也沒有特別的事情值得愁悶，但是为啥就沒什麼能叫他高兴呢？

很久以前，当他剛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他对未来滿怀着希望，但是十二年来的厄运使他心灵中的一切美好理想都枯萎了。他没买过彩票，因为他并不指望中彩；可是那靠自己努力而能得到的一点点东西，早在意想之中，鼓不起欢欣的心情。“当然，大

① 大学生会，反动的学生組織。原注。

多数人都遭遇到这样的生活，不少人的生活还要艰难得多。也许，区别只是在于：人家在这种生活中找到某种意义，知足了，而我却不能安于这种生活。看来，必须学会幻想，才能抛开这些忧愁的思想。”但是他的心灵深处知道，他最缺少的是交际，是朋友。环境迫使他东漂西荡，生活便形成这个样子：他的一切交往没有来得及巩固，在心灵中没留下深刻的痕迹，就很快地中断了。“打个诗意的譬喻，就好像一滴水，落到脸颊上，又在阳光下蒸发掉了……或者好似一阵偶然的风，刚吹动了一下树枝上的叶子，就很快地吹往远方，叶子也就不再抖动……我也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样子……”

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沙滩后面传来的谈话声惊醒了他：

“龐帖，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很寂寞呢。”

“这女人相当漂亮，可是她指甲修得太精。小姐，我们倦死啦，在您身边才能惬意地歇歇，您允许吗？……哈——哈！”

、茹布尔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稍微欠起身子，想看清说话的人。那个人外表象个花花公子，穿着一套簇新的灰色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油光乌亮，一道头路清清楚楚。他的年纪跟茹布尔相仿，也许甚至还要轻些，虽说眼睛下面的浮肿证明他的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平静。“他神气些什么？”茹布尔怀着敌意想道。

另一个是小胖子，长着一双发亮的骨溜溜的小眼睛。在他们的对面，坐着一位年轻姑娘，穿着蓝裙子和朴素的白短衫。她的肩上披着一条花围巾。姑娘惊骇地望着那两个男子。

“你们要怎么样？”她终于用一种冷冰冰的声调问道。

那两个男人尽是吃吃地笑，仍旧厚颜无耻地盯着她。他们的笑声和摇摇晃晃的样子，都说明这两个家伙是喝醉了。

“永远别跟醉汉打交道，”茹布尔記起了父亲的一句名言，“醉汉比畜生还坏。他不懂羞耻，也没有天良。他自个儿胡闹不算，还要拉人家跟他。”

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躺下来装睡或者走开。茹布尔可既不装睡，也没走开。他向来认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能不帮助一个遇到不幸的女性。何况这次奇遇还能使这次无聊的海滨旅行多少有点儿意义。

“你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龐帖。大概，什提格……呸，那老头教你的吊膀子門槛太过火了。”

“哼，咱們等着瞧吧，”龐帖咧开嘴笑着說。“小姐，您难道没看到我在向您討好嗎？为什么您不笑一笑？”

他挨着姑娘坐下来，捏住了她的下巴。

“阿博耳，你想想看，她連粉也沒搽。真是個鮮艳美貌的姑娘，就是太凶了点儿。”

“她在生气，嫌你不会調情呢，”小胖子搭腔說，甚至两手叉着腰，預先琢磨着蕩人心旌的鏡頭。“得了吧你，甯再尽逗这位姑娘啦，你該給她乐乐呀。”

茹布尔不再躊躇，一骨碌跳了起来。

“喂，你們！……要是你們再死纏住她……”他拉开嗓子喊，接着又好象惊奇自己的胆量似的，稍微輕声地添了一句：“你們怎么不害臊！”

“沒打你嘴巴，你就甯开口，”阿博耳回头看了看，咬牙切齒地說。“別管老子的事。”

龐帖一边吃吃地笑着，一边摟住姑娘的肩膀。

“得啦，干嗎你要扭扭怩怩呢，小乖乖……真的，用不着这样。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哪会亏待你这样的

人！”

这时候，姑娘回过头来看了茹布尔一眼。她的目光中既沒有絕望，也沒有哀求；茹布尔在这种目光中看到的只是憎恨和惊恐。他毕竟还是懂得，姑娘认定他是唯一的保护者。

“帮帮我吧！”她悄声地喊着。

茹布尔忘掉了父亲的明智的教誨，忘掉了他是阿陶加信托公司里每个月拿五十拉特薪水的一个經紀人，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鎮靜沉着地（虽说他心里冒火到了极点）走到龐帖跟前，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揉他，把他推到地上去了。

龐帖的鼻尖陷进了沙土，但是他馬上跳起来，朝茹布尔扑过去。

“喂，你挨揍吧，流氓！”他急喘着气，狠狠地嘀咕着。

茹布尔一躲閃，避开了对方的第一拳，而这时候阿博耳赶过来帮龐帖。茹布尔从前跟别人家孩子打架的經驗，这会儿可正用得着。打了头几手，他就逼使敌手向后退。不錯，他也立刻感覺到，他們在拳斗方面并非初出茅廬，况且他們又是两个人。当茹布尔对付龐帖的时候，阿博耳从背后繞过来，用一件东西朝他脖子上狠狠打下来。

茹布尔眼前一切都浮动旋轉起来了……

等到他神智清醒过来，两个无賴汉影踪全无了。姑娘也不看見了。稍微动一动，脖子还是痠痛得厉害。一条褲腿的縫綫断了，几乎全裂开了。而当茹布尔捡起上衣的时候，两只袖子却留在地上。

“永远別跟醉汉打交道……”老头儿的这句话并不是沒有道理。現在你可去开心吧……只得在这儿待到黑漆漆的夜里，这副模样是見不得人的……要嘛想法子用什么东西把褲腿連接起